



谁钓寒江雪 苗青 摄

[洛城笔记]

天恩

□梁凌

某日,后半夜,我被莫名的力唤醒,再也睡不着,索性披衣下地,于窗边远眺。

窗外一片玲珑!

天上有月,一个大圆盘,冰清、玉润。

有些积雪迟迟未去。它们点缀在树上、石上、草丛中、池塘边,万象随之而变。记得大雪纷飞那夜,我也在这里眺望过,那时天地皆白,白得笼统,没有层次。

今夜则不同。我能一眼辨出哪里是树,哪里是房屋,哪里是花坛。它们都因雪的点缀,更富有立体感了。而且好像它们以前根本不存在,只是于大雪两日后,无中生有,齐刷刷“破雪而出”!我几乎能听到泥土和积雪的迸裂声。

这是怎样惊心动魄的大事件。一瞬间,钟磬、木鱼,长笛、钢琴的合奏,在天地间庄严地回旋,如同祭祀。

我看到那些高大的树——应该是柏树,树冠间抱着一团团白,似乎天上无数个“月亮”不小心跌下来,被树枝夹住了。

那一溜儿桂花树上,栖了一群“白鸽”,此时都收了翅膀,异常安静地等待着什么。

被修剪过的盆景树,这时就更奇妙了——乌溜的树干,擎着三四团白,多像一个个巨型烛台。中间的白,是放进去的蜡烛?

花坛里,乍一看,以为是菊圃,丛丛簇簇,斗大的“白菊”朵朵盛开。抑或是四月天,挤挤挨挨的“白牡丹”开到一塌糊涂……

池塘,被柔软的“白练”围起来了。假山,被勾勒出黑白分明的轮廓。是谁撕碎了“白云”,一片一片,抖落在小叶女贞上?

我甚至怀疑起那轮圆月,是不是一个雪球,被哪个淘气包抛上半空,再也回不来了。地上的盛会,把它衬托得有些孤单。

又或者,大地压根儿就是一片海洋,这些花、树、房屋、假山都是海上的漂浮物。盯久了,会觉得整个世界都在微微颤动。在月亮和大地之间,是朦朦胧胧的淡青色。一切的一切,都在半真半假、似与不似之间。

想起唐诗:“江畔何人初见月,江月何年初照人。”那么人世间又是谁,第一个遇见了雪?一个对雪毫无准备的人,突然撞见这奇幻景象,会不会疑是大梦一场,或者跌进了童话世界?为了帮人们排遣冬日的寂寞,上苍要如何费心,才安排了这一场场雪落。

张晓风说:“太好的东西像天惠,在心情上我只敢相信自己是‘暂借’来观赏的人,借期一到,必须还给大化。”

这雪月交融的夜,又何尝不是我“借”来的。因为过不了多久,路上的嘈杂,将把静穆打碎;太阳将把月亮驱赶;雪花也将于日光下消融;今夜的华美和隆重,将作为一个秘密,永远封存。

这样的夜,有几人,和我一样存在于亦虚亦实之间?又有几人,能领会到这转瞬即逝的天恩?我要如何感谢,那股神秘的力,在天地玲珑的时刻,把我及时唤醒?回首往事,我又错过多少次乍泄的天恩,我的眼形同虚设,我的耳好比失聪,心灵钝如锈蚀?

[洛阳老话]

七夕乞巧

□寇北辰 郭弋

农历七月初七是传说中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之日,女孩子多于这天晚上要“乞巧”,故这天又称“乞巧节”,是一个全国性的节日。

我在纳闷,牛郎、织女在天上谈情说爱,与“巧”字有什么干系,人间乞的什么巧呀?

原来,牛郎、织女是天上的星宿,私自下凡成家,惹得玉皇大怒,被召回天庭,王母娘娘画天河一道将他俩分开。他俩隔河相望,终日以泪洗面。因有好心喜鹊拔毛填河搭桥,他俩才能于每年七夕鹊桥相会。

当初,心灵手巧的织女,把自己在天庭所学的种桑、养蚕、抽丝、织缎等手艺传到人间。因此,在七夕时人们会供些果品,以示缅怀,并企望织女再传手艺,故曰“乞巧”。

老洛阳在这一天有拜干姊妹的习俗,我小时候见过一次。我的堂姊妹们在1941年七夕玩乞巧。她们在院中放一供桌,上摆织女星神主、果品、香炉、油烛,烧香焚纸,互相叩拜,礼成之后开始玩。

这一天七个姑娘穿红戴绿,涂脂抹粉,打扮得花枝招展,尤其是头发梳得花样翻新,有的是一根辮,扎上红头绳,垂于背后,漆黑乌亮;有的是两根小辮盘成圆结,贴在头顶两侧,再系红绸

蝴蝶结,更显玲珑可爱,真是各出各招,务取其巧。再加上一些顽皮的男娃,穿插其间,打闹玩笑,活脱脱一幅七美图。

乞巧开始,姑娘们各自取出七根不同号的银针,趁着朦胧的月光纫针穿线。在相同时间内,凭纫的多少定输赢。胜者得唱曲或儿歌。

这天的第一名是小妹,她唱的是:“半个月亮当空照,七夕双星会鹊桥。姊妹七人来结拜,纫针穿线比技巧。”

大姐第二,得陪唱一曲。大姐是大家闺秀,知书达理,领着大家念了秦观的词《鹊桥仙》的下片:“柔情似水,佳期如梦,忍顾鹊桥归路。两情若是久长时,又岂在朝朝暮暮。”

天公作美,多在这天落几滴小雨。人们都说那是牛郎、织女在哭泣。下雨了,姊妹们就不能在院中乞巧,便转移到屋内借着灯光在墙面上作手影,演影子戏,手巧的能玩出各色花样,既可单作,也可群耍,群耍则需要精心设计。再不然,大家一起学剪纸,剪“双喜”,剪“福”字,也很别致。

牛郎、织女忠贞不渝的爱情,使世人流了许多同情的泪水。乞巧之俗现在乡间仍偶可见到,但已失去原意,流为年轻人的逗乐嬉戏之举。

[洛城随想]

围棋随想

□李焕有

我喜欢围棋,常做围棋直播节目的观众。

冬夜,窗外寒风呼呼,室内暖气融融。泡一壶清茶,全身心陶醉于黑白世界。

一场世界级大赛交战正酣,双方进入胶着状态,白中有黑,黑中有白;白棋得势,黑棋取地。我在担心,白棋如何杀出一条生路?黑棋能否得到实地?我的心好像比下棋人跳得还快。

结果呢,白棋没有死死纠缠,而在不起眼的一块空地上落子,趁黑棋围攻那块白棋之时,扎实地开辟了自己的新地盘。我真为白棋的放弃而惋惜,但当我冷静地计算出双方在这场战役中各自获得的实地时,惊讶地发现,白棋仅比黑棋少了一目。再仔细看看,白棋不仅有了实地,外势还优于黑棋。围棋的哲学这么有趣。

由棋路比人生,人也可以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,不必一条道走到黑,假如那条道走着非常艰难的话。

上网浏览,发现了一个很有个性的摩梭女性——杨二车娜姆。她幼年三次被母亲送人,又三次被人家送回,六岁才穿上自己的第一双鞋子。就是这样的女性,后来嫁了个美国人,又离了婚,当时,她一句英语也不会说。她没有绝望,接下来,生活馈赠给她一位瑞士的外交官。她写书,她旅行,她捐资办希望小学。谈起自己

的人生感受时,她说,自己身上的痒处不要别人的手抠,要用自己的手抠。她说,你上船了,一定要把手伸回去,拉别人也上船。她说,人呀,走哪架山,就唱哪架山的歌。在美国做生意,要穿名牌服装;在瑞士当外交官夫人,要跟潮流,赶派头;在北京,是个写字人,饿了会去吃路边店;而回到摩梭,就会素面朝天地和妈妈、兄弟姐妹们一起种玉米、割向日葵……

静静想想,人生真的短暂,短暂中又充满波澜。下棋的人,可以根据棋势进行取舍、转换,进而取得棋势;杨二车娜姆可以据时据地改变自己的形象,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

据说,人出生时,总要被灌下半碗迷魂汤,到了世上不可以太清醒。结果,世上的人,明知事情不可为而为之,结果伤神败兴的有之;爱面子、谋虚荣,拼命捞钱,结果搭上性命的有之;显派头、摆阔气,硬撑门面,结果身败名裂的有之;不看时势,不撞南墙不回头也有之……

当然,不是让人生沉沦。假如“鹦哥煮熟,佐我杯羹。焚砚烧书,椎琴裂画,毁尽文章抹尽名”,那就是行尸走肉了。

人生是奇妙的,但面前的人如曲曲弯弯的水,遇到的事似重重叠叠的山。要想顺利地跋“山”涉“水”,应该有一个好的心态。你说呢?